

昌

谷

集

八

四

五

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滕錄監生臣穆承羣

滕錄貢生臣范維城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滕錄監生臣卞爾巖

滕錄貢生臣劉錫珪

欽定四庫全書

昌谷集卷十五

宋 曹彥約 撰

記

普州四賢堂記

劍南之東有州名普冠帶之盛與西眉並稱名藩大府
或不敢望然一郡繞三邑地方廣繞三百里其博物洽
聞締章繪句獨嶄然露頭角士類之所歆艷文之以禮
樂其來未已郡有學校由祖宗盛時以迄於今其廢其

葺不可盡考若其大成殿之東從祀堂之對楹闢而三室闔而一繪像而名之謂之四賢堂則自今嘉定乙亥貢士黃盈進之請寓公馮倓之助使君虞方簡之力也昔濂溪周先生闡性命之理闡端後學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與橫渠張先生祖述其道發明其說使孔孟未言之教顯然於天下曾子子思親傳之懿隱然於人心則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雖載祀千萬斯世者罔敢失墜可以無愧有堂而設諸學宮使夫郡之為士者望

焉而起敬慕焉而取則有益焉而知樂不及焉而知懼
豈不足以移風易俗還文物於三代之際然質諸他郡
昔固有以義起者矣夫以四先生者或足跡之所嘗至
或宗族之所嘗居聲教之相關則心志之所趨者有漸
師友之相傳則口耳之所聞者有據是豈歲時祭祀之
足以言其禮而廟貌尊嚴之足以象其德哉普之為郡
地介巴蜀聞濂溪之風不若江湖舊治之為審誦程張
之學不若關洛前輩之為詳顧乃正其位於學宮列其

名於祀典本本原原其於尊德樂道之意可謂勇矣抑
嘗思四賢之所以皇皇汲汲與後世之學者所以尊之
重之而不敢怠亦何意乎天生烝民授五常之性以立
於天下非以其力大之足以奪爪剛之足以決也無父
子之親則不足以聚族而居無君臣之義則不足以同
文而治隱於道心者為甚微而攻於人心者為可畏為
是之故而思所以一天下不可無學則夫學者事業非
以其涉獵經傳知人之所不知以為富也又非以其綺

麗言語能人之所不能以為華也有善而不知所擇不可以言致知擇善而不知所執不可以言力行及其積之以誠持之以敬然後知致知之所以為力行力行之所以為致知以言修身則德盛而仁熟以言及物則海涵而春育茲非四賢垂世立教之本意而後世君子所以表章四賢之盛心哉繼自今步趨於堂廡凜然四賢之論說參於前偃息於屋漏犁然四賢之踐履闢於中從容於學校科舉之間而安行於富貴貧賤患難之際

誠實於事親從兄之始而善推其所為於四方萬里之外茲堂之作其有功於名教多矣如其義利之不辨而決擇於得失之境操舍之不察而顛冥於利害之塗誦其言而不惟其義信其迹而不求其心終日樞衣乎四賢之側而常若與四賢隔乎宇宙此則鄉黨自好者不為於四賢乎何有余不敏敢以誠告嘉定丁丑二月朔日記

江西安撫司機宜廳壁記

帥臣列屬有三而主管機宜文字者乃獨知印上而議
幕固已多歷麾節或入朝有顯效主人所尊敬不敢責
以細務其下則幹辦公事同一資格而機宜文字猶為
之長有建議必質正焉中一幕而立顧不甚重予嘉泰
壬戌以至甲子嘗以奉議郎居其職去十有三年為今
嘉定丁丑冒領帥事則今潘君檜實為之雅好捷出按
籍且訪諸人得前二十政斷自淳熙以下固石於壁而
欲記之必有說也將以收拾姓氏舉揚隆典使後之居

官者有所考耶亦將記錄本末旌別能否使後之職事者有所勸而或有所懼耶如其收拾姓氏舉揚墜典居官者有考而已姑置勿論若欲記錄本末旌別能否可以勸而可以懼亦豈遂無說以處此哉唐藩鎮固是弊法而其識拔名士尚勞髀三代舉選本意固有士行修於家而辟命達於朝出而贊戎幕者多奇才入而居王官者多宿望近世以銓法取士稍失舊典猶必以邑最為正格以畫降為異數謀有機密事有便宜非如諸使

之屬窘於一職而已叛而不討無以示朝廷之威服而
不柔無以示朝廷之仁獻曲突於焦頭之先折還衝於
樽俎之際惟有德者可以立言惟有學者可以應變惟忠
誠惻怛無私意介乎其間者可以贊其長而友其寮此
則溫石諸君子所以揭日月於唐不與餘子碌碌者伍
圓石於壁姓氏云乎哉

南康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有題名古也吾邦壤地褊小前乎三十載由進

士解褐為有限致揭而立石者亦闕焉始書於學官之
屋壁再書於釋氏之浮圖事力簡陋其勢然也惟立教
之意隆而羣試於有司者日盛表而出之必將有異於
前日者縱更於場屋勇銳之地而發越其山川英靈之
氣俾相與目視其姓名心惟其本末出必以及物為先
務入必以律已為切體知追配於古道者為可敬而一
意於溫飽者為可羞此則國家累聖設科之本意而鄉
之父兄所望於子弟之盛心也先是邦人舉進士未嘗

以右科得雋今黃侯來刺是邦而兩科賜第者乃有六
人其文武掄魁固足以鼓動後輩闔端異日而又廣貢
院百餘楹於闢府之始徙題名二百年刻書其間所以
備培植勸誘之美政豈直夸耀於士子驚駭於閭里而
已哉既命某直記其事不敢不告侯名桂字粹仲三山
人嘉定庚辰十月既望郡人曹某記

白鹿書院重建書閣記

白鹿洞之復有書院前使君朱文公所建也書院之有